

澄蘭室古緣萃錄

澄蘭室古緣萃錄卷十七

古虞 邵松年輯

碑帖上

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 明拓本

漢隸不著名氏碑在曲阜縣孔子廟同文門西側洪氏隸續碑式云碑十八行行四十字兩元嘉三年及永興元年皆半闕司徒司空府及諧曰六平闕第八行制曰可高出一字司徒司空公題名在制曰可雒陽宮兩行之下與碑之下一字齊此拓紙墨甚舊與錢樸漢縮臨漢碑本校之首行除原缺三字又缺末一繫字藝孔子作春秋五字缺其半勉秋經演見五字微泐二行缺末卒史一三字事無常置百石六字微泐三行缺末故事碑廡禮未六字對字微泐四行原缺二字又缺象難二字監南尹牛均微泐給羊泐大半五行原缺二字又缺吏備二字聖象用衆四字微泐泐牲長欲字泐大半

六行缺出王家錢給犬六字數相二字微泐七行故事下悞  
空二字第一首字闕字微泐八行三字司徒公題名泐存河  
季高三全字九行題名上六字均泐小半存字意伯三全字  
十行缺選其半卅以上六字壬寅下字皆微泐十一行宗字  
泐歸泐其半十二行缺壇叩頭死四字長史散言四字微泐  
十三行缺以上經通一五字人器卅藝雜五字微泐十四行  
缺孔曹史孔覽等六字書孔憲均有泐十五行缺惶恐卅三  
字經奉除錄補狀牒頭死均微泐十六行三字十七行缺  
人矩三字政字微泐十八行始字下原缺一字孫麟二字泐  
其半石口泐存一點共裝十五開又半每六行行六字葉跋  
半開第一開有王任堂父鑿藏石刻之章葉汝瀚舊王致望  
三世寶藏蘇濟鑿藏四印四開有王銀世寶一印七開有金  
農之印壽門二印八開王楠之印任堂父二印印間存半古  
字審是三行故事之故泐其半悞裝于此又任堂三十年精  
力所聚一印十開有王任堂所藏一印十四開有王壬澤印  
一印十五開有向山鑿定一印未半開有郝江李氏文房宗  
本王致望寶藏三印前題卷隸書漢孔劍碑道光三年十月  
張廷濟張未未印

右魯相乙瑛置孔廟百石卒史碑紙墨甚舊下字搨一等為  
翠墨中無上神品隸法以漢碑為極剛而各碑皆出式奇莫  
有同者如曹全之清超韓勅之變化史晨之謹嚴而此則以  
雄古勝觀其間闐動盡虛全以神行有游龍戲海黃鶴摩天  
之致噫觀止矣茂以加矣道光壬辰中秋與聳石先生諱茲  
於西城百花庵王氏因出盛澤旭樓尊文所藏諸碑見示相  
賞竟日幾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書此誌之

世所無也

壬申冬秀水杜文瀾借校一册楷墨甚古明拓無疑敢誌眼

福

話而樓碑帖目錄尚載有龍石先生一跋冊內失之補錄于

後辨犬字家以為極當也

右漢孔廟置百石卒史孔蘇碑古搨最精本也為王氏話而

樓中世藏漢碑傳至近時多滂濫難讀此碑完好僅剩損數  
字因在曲阜孔廟浚人力護持非深山曠野磨敲大犖角之

刻者可比翁學士兩漢金石記詮釋文中給犬酒直犬字謂

御糞字省糞為友又省友為犬云未免穿鑿古者牲宰犬豕

並用禮記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用犬之明證也碑文又云給

牛羊豕雞上文給犬酒直亦是順筆成句其用犬字原作牲

字解耳此學士偶然意見之偏後生不敢承順也道光庚寅  
小暑後二日

未濟金石列考略云碑後小刻楷書云後漢鍾太尉書字嘉  
祐七年張樺圭按國題記永興桓帝號也鍾太尉獻帝初始  
為黃門侍郎詎永興且四十年非太尉書明甚不知樺圭所  
按何國也按此冊此題小字已失去

予於城南君實觀察處得見此碑舊拓携歸對校一行繫字  
存上半二行末有一字三行辟禮未三字存小半四行象字  
微泐五行備字尚可辨六行出字上半存七行略同一行下  
題名字字泐上半九行下題名多一都字十行冊字左上方微  
泐十二行壇叩頭死雖泐皆存末之字亦可辨十三行以上  
經通四字僅微泐一字尚可辨十四行曹史等三字微泐上  
孔字下覽字均可辨十五行惶恐叩三字存恐字泐較甚十  
七行屯人二字泐屯較甚十八行始字口下尚有微墨第一  
行孔字左乙尚未泐完而冊俞本當略前而拓不及此冊裱  
上略損然此冊之缺字非全無是裱估者不知因其模糊翦  
去以致三行半故字誤裝八行題名之下故得舊拓碑片付  
裝時必須屬其將無字處裝入以便考證若短碑誌石以不

不翦楚託為尤妙也

漢魯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明捐本

隸書不著書撰姓氏碑在曲阜縣孔廟同文門西側牛氏金石圖云碑正面十六行行三十六字第八行皇戲統華骨高出一字前三行是碑正文後三行則韓相名氏暨出錢諸人名氏與碑會碑側相連屬者也碑套十七行：皆三列碑側左右各四行右側四列左側三列陰與側皆有增書名氏故參錯不齊此拓與棹漢縮臨本對校首行末一字原缺永壽二三字俱泐大半惟大古三字微泐二行孔俱兩道字泐大半聖自莫思時五字微泐三行宜字泐聖親所民并蕞均泐有泐處四行聖道于是四字有泐處食粮二字墨濕尚可辨五行觴作二字泐大半廟字月僅少泐六行下字上泐痕頗大奢字筆細僅可辨七行風字下半泐共字泐大半德尊二字旁均泐之思之字未泐處極細八行制字泐上一制字及大王二字皆有泐九行獲麟以未四字頗細未乾載三字均微泐十行三氏族連越絕禮均半泐陽侯知與於穆六字

已細十一行更四二字泐甚朝字泐其右半餘字多細十二  
行蒸存一筆上半行字皆細十三行運字已泐刊字第二赫  
字泐其半十四行至十六行皆類名三列以上正而十六行  
裝十六開每六行行六字惟第八行皇字剪去陰側類名共  
卷十九開首頁上有仲英所藏吳恆印信中英父之口珠藏  
老九五印下頁有華亭長一印七開上有仲英朱文印十六  
開有仲英白文印廿八開有梅花老屋印末開有曾在吳仲  
英處一印後跋一開楊題在副頁上帖面為崇禮廟老耕製  
極精上刻漢晉相韓勅造孔廟禮器碑隸書下摹玉和氏金

峯山註二印

乾隆甲辰秋八月上旬泰日潘奕萸觀于京廡之蓮盧

味

予見孔羨不下數十本近復于琉璃廠得江南顧南原藏本  
皆不及此本之舊可寶可玩莫又題

味

甲辰七月以予舊藏本并昨新得馬半槎本与此細對無毫  
髮異皆舊拓也

味

味辛齋中韓勅孔羨二碑並與遊齋所藏相侶此平翁方綱

識

崔翁先有舊拓韓勅碑正碑贈沈仲復中丞陰側贈予今又

得小蓬萊閣全本何碑錄之深邪聞此與孔羨碑同藏一家  
故潘翁兩跋及之惜未同購然已得龍頭不問鱗爪矣癸巳  
五月楊峴題

### 漢郃陽令曹全碑

國初搨本 瓶麓齋舊藏

隸書不著書撰姓氏碑在郃陽縣明萬曆間出土正而二十  
行行四十五字金石存云碑銘辭後空二三行許然後書年  
月一行又漢書于行末今搨工惜紙別搨年月一行不知當  
置何所予見舊拓未斷全本乃知其式如是金石記云碑初  
出時止缺一曰字後乃中有斷裂又後乃乾字中有穿連  
之直畫矣今日得乾字未穿者為舊本又咸曰君哉咸字咸  
內口上一畫是彎曲倒折之筆今石泐而其角一小直畫不  
見遂成二小橫畫矣此碑已中斷因字尚存左一角乾字未  
穿咸字隱、可見彎曲之迹字雖間有泐處而拓法精良神  
氣完足誠善本也卷十八開每八行、六行首葉上有龍石  
所藏印末葉有吳江楊海金石妙品楚航逸民三印又岳飛  
一印乃舊印隨意鈐上者碑全額名裝六湖而拓配成帙也

### 古隸萃錄

蜀志

四

澄蘭室



不同

曹景完碑陰共五列處士河東皮氏岐茂孝才二百為頂上

左角獨標題漢世最重處士也拓碑工匠每惜帝從二列

起處士一行多缺失焉此冊余集奏至四五年之久得配成

完本道光十六年丙申六月十九日未刻北牖稍涼風校

閱一過第三列為黃匠所誤裝者注明空處隨識數語以通

一時之興云 枯楊子龍石 碑 右余庚戌冬跋尾越二年再至京師送慈仁寺市買此碑石

已中斷完好者且漫漶矣更慮數十年必又歎此碑為難得

以上錄朱竹垞太史續題曹全碑跋語按太史年註康熙十

一年壬子四十四歲跋中所云庚戌是前二年也據此則碑

斷在康熙九年之後矣此本雖已經斷後之拓而字尚無慮

湯墨色精絕亦屬難得之品余送故家買得今夏又配完碑

陰允稱心賞而中七月望日展閱一過既錄朱跋復記數言

益考準碑斷之年 楊澥 碑 漢曹全碑出于郟陽之莘里村明萬應中得之其石完好止

缺一因字無書撰人姓名俗謂蔡中郎者以其文格似漢又

為八分體也碑陰有市掾曹史督郵魯夫三老將軍今史門

下祭酒諸人醜錢壁石蓋去思遺製 右錄鈕玉樵所贈  
一則 戊申七月廿一日病吏部

道光三年癸未夏仲有故家以此曹景完碑出售審之為明  
末清初搨本第廿二字乾之左半尚未擊通遂得而藏之原  
無碑陰嗣後寓郡垣適見碑陰而仍未全續又配全付裝工  
附之乃為完碑弄置篋中甲辰孟冬病中風歸家遂不復出  
門一步迄今五羊病日劇而精神益衰秋暑無以遠悶檢篋  
中見脫漿零落力疾粘連又可支持四五載殿後重裝望諸  
後人余不泐而見矣 戊申七月廿三日記龍老人  
咸豐元年辛亥四月廿七日晴霽耀日映風入裏展閱一過  
識之衰憊已甚未知更有幾回寫目也 七十一老人 趙  
此碑新拓者漫漶已甚似此初斷舊摹本殊不易親同治己  
巳夏在汴梁泐見一本楮墨尚精好索值六廉因幕友劉容  
伯爰不忍揮遂讓其購泐 壬申暮春展閱偶識振甫  
余收泐碑極少瓶麓齋六無多蓋近廿餘年未如中如盛伯  
西王蓮生諸君子竭力採羅每泐一舊拓動輒百數十金甚  
至一明拓婁壽碑需直三百金力亦不能為購也再歲各種  
類多嘉道間拓本惟此三冊較舊錄之以冠焉首

唐歐陽率更九成宮醴泉銘 宋拓本

率更醴泉銘虛舟先生稱其風骨內柔神明外朗清和秀潤  
風韻絕人自右軍未及之者而醴泉銘乃奉詔再作  
尤是絕用意者比於邕師塔銘肅括處同而此更朗暢矣此  
冊淨自缺嶺李氏勤伯缺七十字瀉脫精良筆畫肥潤的為  
南宗精拓惟字畫泐處間有描損之病不無可疵然完好之  
字精神異常誠佳本也張廿七開每六行行七字第一開上  
有儉德齋珍賞印李慎審定延尹家藏農山過眼下筆如有  
神五印未一開上有沈周寶玩白石翁虎林諸仲思鑑定石  
刻白下馬菊邨鑿膏柏蓀清既李氏政藏金石文字子孫保  
之鐵嶺李氏家藏共八印前副負兩開題楷法第一四大篆  
光緒丙子秋七月既望題于青門郡齋李慎款  
嘗論初唐人書多有北魏風格如褚河南伊闕三龕碑歐陽  
信本醴泉銘魄力沈雄篆隸遺法尚未盡泯少陵詩云書貴  
瘦硬方通神此開元天寶時風氣證之古法未為確論也惜  
醴泉銘推拓日久僅存駁骨不絕如綫肥本殊不易親動伯  
却轉西藏宗拓本雖有缺字而神采宛然與當世所傳瘞本

判若天淵洵可寶貴 光緒丙子人日吳縣吳大澂獲觀于  
長安旅舍 吳

予嘗論歐陽信本書如葑制之師快劍長戟步武森嚴凜然  
有不可犯之色勤伯詞宗得醴泉銘舊拓命題益信前言之  
不謬趙子固推為唐楷第一有以也原石久毀此本尤為僅  
見而富展玩如觀八陣圖雖踐石數堆而風雲常為呵護令

人慨念武鄉侯不置也光緒建元竟北宮商鐸書 錄

宋趙子固評率史醴泉銘為楷法第一語極允當王弼州謂

此帖為道勁婉潤孫月峯謂為整潤多姿二君之意蓋以灑  
之一字不足以盡歐陽之能事也然剛健端莊法也何那流

麗亦法也惟神明于法之中斯變化於法之外率更此帖姿  
態橫生而有不可犯之色兼人所難獨臻其妙此其所以為

楷法第一欵予獲此舊拓於闕中裝既竟因以子固語書於  
端 光緒丙子秋鉄嶺李慎記 之補

唐歐陽率更九成宮醴泉銘 宋捐本

楮墨濃厚鋒穎宛然惟蟬蝕描摹殘損將半予既得之粘連  
補綴始付裱池完好之字約得十之三四其模不成字暨覆

利所補或以原石舊拓別行之字補于此帖所缺者悉校出  
附表于後譬之岐陽石鼓剝蝕不完就其完好之字骨月傳  
勻筆畫新截實是北宋精拓千百年後得見率更真面者藉  
此耳裝得二十四開每八行行六字附二開末一開有長洲  
小宗珍藏圖書天官家藏愚亭曾觀蔡嘉賜硯齋宋氏藥洲  
收藏方亭書畫壽圖南貞神注共十印後跋十七錄八

此九成宮歐字榻本竄佳見者咸噴稱道不置但筆力古  
勁峭拔後人學之無從下筆率更書所以學者甚少予罷官  
里下靜息齋閭矣披斯帖滂擬臨池而茫無畔口摩娑竟日  
遂巡輒止因口笑還自愧也遂援筆志之 康熙四十九年

九月立冬後慢亭宗大業  
國初好尚歐書此銘已推竭凌有似而神氣久已索然見

之者常以拘方而却步昔難林遣使求書率更名重如此顧  
千百年後忽有愛憎取舍之殊豈書有幸不幸歟亦無善本  
故也前年見小山嘗言廣平家藏此禱羨不已今果得之特  
遣人謁江示余初視其墨色黯藏蟬痕錯落一種古香入髓  
知為宋物無疑再視之筆畫具全肥瘦弗失險切之中有渾  
融虛靈已極故縹緲所以盤結分布者真精神真意態無不

具存又知其非北宋無此善本及反覆不已恍若神游貞觀  
而用筆遲澀峻疾之妙如或見之且此一家書實銘力於篆  
隸章草然後得之宜乎論之者謂羊欣薄紹之以後略無動  
敵其于通亦有所未及也吾恐見此者將摩肩爭席以前故  
敵其拘方而却走者誰乎至誦魏文貞序銘詔舍規諫因歎  
古君臣之相得抑何盛歟余愛未忍釋第量其珍如拱璧未  
敢久留書其後以歸小山印可 乙巳歲九月廿一日山陰  
潘宜識

歐書九成宮佳榻存人間者日少國初購一本值五十千與  
推竭後形似相去懸絕蓋經兵火銷亡蟲魚蝕爛年代漸遠  
典型漸疎生我後者尤難觀面可嘆也此本吳門葑洲宗伯  
宗公所藏南衡兄以余好勇之成庶肯借觀余昔見之宗伯  
案頭撫玩不已茲得摩挲三載朝夕相對如蘭馨一室臭味  
逼人惟是資鈍筆拙臨摹不得其萬一若其精理貫注神味  
虛靈益知此書方中見圓之妙斯亦變化善相者矣乙巳冬  
南老自湖南寄書來索是帖予故不忍捨幾有米顛淚滴蠟  
蝟之嘆意在于奪而不敢明言乃次東坡仇池石詩韻二首  
寄之其年臘底過毗陵忽於某家獲見善本售之且易較廣

平本紙墨稍避而鈎勒字畫完缺按之無不脗合意乎此其  
有神助耶凡人精神到極擊處好之不已周有不求而自至  
者物聚於所好自古皆然予既獲善本且喜且誇再次坡公  
仇池石詩韵二首寄南衡于京師蓋悔前詩之失而取信於  
吾友也今年丙午九月吾友自京師雙還吳門過京口與余  
相見甚歡問帖何在因取兩家藏本較閱竟日南衡曰世間  
好物原是流轉茲帖之守非爾非我毋論歲月遞相傳玩可  
乎斯言也即坡公詩云定心無一物法樂勝五欲之謂也君  
何見道之深耶於其返旆北上御誌借閱始末以歸之幸勿  
為有力者作蕭翼故事耳愚亭同學弟蔣宗元拜識  
跋語曰帖後紙尾不足故敢書于前頁後跋乃山陰潘仲宣  
逸翁所書其人閩博君子也渠老於金石之學與余交十數  
年八法貫穿篆隸精通其於碑版自歐趙錄外泰考誌據却  
有卓識固亦寶愛廣陵藏本矣曩白下為余題化度帖舊本  
引劉俊村此生凡事不須忙之句蓋以余為篤好歐書者書  
至晉唐石刻其鋒鏃不大磨滅即是至寶何必宋拓近秦人  
有携售昭陵十餘種殘碑并嵩山龍門所捐元魏北齊諸帖  
新奇可喜少擴見聞退翁又贈余梁始興碑是六朝人書開

盛唐風氣之先字多利減其全者風神頓挫絕可寶愛奈予  
塵役牽挽心志昏耗既由莽於學業母能細羅金石之文搜  
奇剔怪以樂餘年手披是帖適增余愧 小山居士宗元再

識

再行

出

長句奉題南衛同學藏宗捐九成宮帖兼送之入都請正  
書法守駿莫如波東坡老人言非証正書險勁率更令迴動  
勢緩何容喻金丹換骨豈其覆天機所觸清而映要送筆底  
羅縠瑚長安爭軌波斯胡石墨注探玄珠先民典型守勿  
替乃君三折意象殊清齋畫蔭茗典壺銀鈎壘紋腕力枯試  
寫萬遍傳萬口練裙由此耀通都 宗元葉士九

吾家大父行皆善鑿古所收古書畫甲於吳中今僅百年散  
失殆盡此帖元之已寶之六世宋氏之澤長矣茲將之官於  
楚出以見示余想其豪奪巧取也惟屬元之以自立而已豈  
獨為一帖計哉 道光九年四月願菴書於宣南坊之仁壽

硯齋

石雅

記

銘詞追六代楷隸重初唐剝蝕存真本摩挲出古香不葉儀  
翠墨稱願守青箱送尔江湖濶還須什襲藏 右宗拓醴泉  
銘自閩學公傳至元之姪已六世非去澤之貽何能守此珍



異元之將赴官于楚瀕行爲志此詩并贈其行也己丑二月

湘鳳謹識

于氏

道光己丑春元之表兄出示家藏宋拓醴泉銘詩觀之險峭  
中有渾厚氣象古色古香真可寶貴注歲商邱陳氏曾示所  
藏宋拓定武蘭亭神采如生人間罕親今復觀此書精神完  
好不下定武可云變絕然類川所藏已更它主而廣平獨能  
世守勿墜尤可敬也爰跋數語於後 平江吳鍾駿敬觀  
道光辛卯六月觀於鄂城廬次之看山詩畫樓 黃均撰

唐歐陽率更九成宮醴泉銘 宋搨本

此拓予得之最晚而六家完与前兩冊校又最早仿明座裝  
淨十四開有半每十行行八字惟已泐之字皆翦去點是一  
疵回無題跋頗有疑之者或有謂為宋翻宋拓者不知何所  
據而云然審其做墨之古厚精神之完足實駕前兩本而上  
之子笑時輩無真眼力專以耳爲目或以多題跋爲貴不知  
題跋原可憑真本正自有不可磨滅處予故屢題之以爲  
是帖吐氣令盡附錄於左首頁上有韓霖韓氏而公二印末  
半頁上有高鎰之印介夫二印

此碑橫泐紋凡三中一條宋拓尚隱約不顯上一條自首行  
體字至末行弗字橫斜三四分或六七分不等惜所見宋本  
非刻裂即墨塗每苦不泐其真下條首行初字至末行持字  
北宋細南宋漸肥然其紋尚不連明初本則貫穿矣此本循  
麗等字雖略有墨泐之迹而固懷懷字一絲不泐以余所見  
宋本惟宗氏本末泐毛氏本記憶不清餘無不泐者則此為  
北宋本無疑也

古帖描摹最屬恨事然細思商盤周鼎歷數千年剝蝕磨滅  
不可辨識而嗜古者得一拓本說為奇珍無他以其難獲也  
漢唐碑版一紙留貽將七八百年而欲其一無殘損豈易得  
哉松雪云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若漢唐  
諸拓就其完好者悉心揣摩古人用筆度畫金針而必嘆其  
描摹誠其殘缺此直市估之見將以定所值之幾何而非士  
夫所宜計較也凡余所收古拓書後必痛讀其描搨之失所  
以告將來而不惜重值以購之者所以重古墨若孫新拓而  
於古墨之稍有傷失者既為無足重輕此謂不知古此謂不  
知書質之賞鑒家當不河漢予言

襄陽松篁閣所藏宋拓聖教序草谿先生謂為廉紋皮紙所

拓帝侶屨而極受墨此冊正與之同

骨董容過書畫古帖之有名賢題跋者注：割去另作贗本  
置之於後以始人余所藏諸名迹中每有之且有真蹟而蓋  
名家收藏偽印者有迄真而跋偽者若非另具隻眼將盡顛  
倒于市僧之手而貽笑大方故鑒古極難言也此帖初見時  
人頗咎其無題跋者余細審紙墨決為北宋無疑持不應描  
潤為此帖之玷耳嘗慨人抱負非凡終身不遇而求才者專  
以人之品題採取虛聲實則未必真才也古物何獨不然能  
必其盡遇乎果皆為精鑒家弄藏當不至墨損若是也且安  
知非有跋而割去耶余於此帖轉以無多惡印為佳

醴泉銘宗本余約見十本最早為宗雪暉侍郎本矣景流全  
四字章豁先生指為唐榻者也後歸沈仲復中丞毛文達本  
高勉之前輩段出照得影本帝墨不甚融洽未能如宗氏本  
之淨今聞歸徐頌閣尚書袁文誠本南宋水墨拓不甚精采  
翁松禪師本曾一見不甚記憶若王蓮生前輩兩得景劍泉  
閣學本願少輝所藏缺首尾本黃董映師所藏半本端午橋  
藏本各有勝處然皆在宗毛二本下余之三冊李儉德齋本  
極肥宗大業本與此略同而多蠹食傷不稱完璧當以此本

為最而又不免差潤之迹甚矣古帖之難求全也若以懷字未泐論此本當在諸本之上若以鐘蠟之精論此本在宋之

下毛之上餘皆矐乎其後矣

宋氏本拓雖精而不免攙補之字矣景流金四字黑白分明

翁之目為唐拓亦正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大凡古帖得石

人致据題識最要為是帖增重而是帖之不過石人賞鑒殆

亦有數存乎其間予非海內大賞鑒家題識累：增重即唐

哭耶吾不及知姑以俟後之尚論者

宋拓醴泉銘世皆以肥本為貴此特年久解口圓渾所致若

北宋精拓固未嘗肥也然校之已經重磨之本則以肥者拓

在先故俗德齋本予定為南宋此冊為北宋懷字未泐又其

一驗也

昔人論宋拓者皆曰鐘蠟蓋以帑布石上濡濕以鐘觀打則

紙深入字裏特燥上蠟一層然後施墨則字銳鐵畢見雖細

筆不受墨清此宋精拓未有不用此法者試取宋拓刺油露

紙處或硃或墨點之隨以水滌去硃墨一絲不入此用蠟之

明證也南宋拓則不盡然明榻極精者間亦有之蓋用此法

光武光字四周白線或曰宋拓無之此大不然余所見宋拓無不有其無白線者轉是竄本蓋沿宋本無之之說也此白線非後人所加疑當時刻碑或因字誤或係石不受刻另以石嵌補入初猶依稀不見後漸露出至宋時已然矣此說曾於前人跋語中見之至謂為金時所鈎者則無所稽也

肝版肝字予所藏儉德齋南字本并字第二畫中斷此本實是一筆向嘗索解不泐後與王蓮生所藏景氏本校亦是一筆乃知儉德本之中斷乃墨污也且此字原作并省作并亦無如此并寫法不必以此一筆聚訟也

吾弟驥膺泐一南宋水墨本字畫極肥而墨清太多精神較遜在儉德齋本之下若表文誠本向曾見之伯亦不及儉德本文誠沒後曾為合肥張藹卿借觀携至王可莊前輩處頗有攬得之意後不知歸于何處

近頗有拚千金購宋拓醴泉銘者不可得予乃以此冊眎之以無前賢題識為言知其為葉公之好也亟索歸什襲深慮明珠之暗投耳戊戌長至

唐歐陽率更皇甫府君碑 宋榻本

石墨錫華曰碑舊在鳴犢鎮今在西安府學戊子余君房督  
學作亭覆之內中亭祀整碑中斷碑故刻二十餘字至是又  
亡其五十餘字潛研堂金石跋尾云石已中斷損四十餘字  
下方剝落一片又失九十餘字銘辭漫漶不可識者又五六  
十字按金石萃編錄全文共開八十一字乃據已斷本所稱  
三監本是也此冊未斷自首行碑字至八行匡救二字僅有  
一線泐紋故又謂之線斷嘗與裴刻本相校大略皆同惟銘  
辭上段裴刻筆畫細而皆可識此則湯恣有莫辨之字則此  
拓僅下裴刻祖本一等耳仿明庫藏十六開每十行行十字  
已泐之字都未翦去原為山右柳惺庵太史所淨跋謂裴裒  
失神尚不甚覺或原裝極精米痛恨之至不無已甚之詞也  
首頁紙邊上有玄賞堂印帖上一印王字尚可辨末頁上有  
陽寶堯氏印又柳肇書印味舟二印王跋在後另頁柳書小  
字在帖尾餘帙上全書

按史稱歐陽詢於貞觀初拜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此碑但稱銀青光祿大夫不書率更令當是高祖時所書而碑不書年者以皇甫誕為隨人其子無逸顯於唐嗣代而追為之碑也古人下筆具有深意又史載歐陽詢卒於貞

觀開年八十五計其入唐已五十有餘此碑書於高祖之世  
正其歲年之作清和秀潤丰姿絕世拓本雖有滂減百十餘  
字然猶蠟精良古雅煥發正自有日共仰瑞璣貴之矣

乾隆丁未嘉平月既望素園王游呵凍書後  
是帖務字未壞為線斷致佳本乃為工人裝裱失神殊堪痛  
恨然即此亦屬吉光片羽矣洵可寶也甲戌夏日惺庵誌

唐歐陽率更皇甫府君碑 宗拓本

此本亦李氏德齋所藏有勤伯題簽曰宗拓皇甫府君碑  
裝手極佳神采奕奕計廿四開每八行行八字銘辭未行已  
泐之字剪去存永鑄二字機務字未泐與前一本同首刻  
頁有中涵手表印末頁上季口錢永紳珍藏一印無題誌予

綴一跋于後

壬午秋得山右柳氏所藏明公碑未斷本係仿明庫本裝書  
案不便展閱已丑之春復得此冊紙墨無異而此特精彩蓋  
柳本重裝時為急工所傷已稍失神采矣攷此碑在陝西鳴犢  
鎮後移西安府學萬厯戊子提學余君房作亭覆之丙申亭  
圮壁碑中斷世稱線斷本當即丙中後拓本此固未嘗斷也

其碑字上一線泐紋原石本有故經亭壓即於此斷耳相傳未斷本泰餘機務務字未泐者獨尤先特不知務字係何時泐也虛舟先生謂此碑肥不臍肉瘦不將骨觀于斯拓信然光緒辛卯九月四日

余在京師三十年見未斷本余得其二一為王廉生前輩購去丁酉八月展閱此冊曰識

唐歐陽率更皇甫府君碑 明拓本

此所謂三監本也余藏三監本凡四以此本為家計裝廿六册又半每八行行七字校未斷本少五十字即中斷一條所泐者此五十字是斷後全泐抑漸次泐去者無可致但所見拓本多如此當是同時泐失也洎漢漸次剝落碑下段又失數十字三監等字上泐故謂此為三監本即金石文跋尾所稱中斷損四十餘字者蓋其中尚有存半字者故約略言之也若以萃編所錄全文兩缺之字而論較三監本中段數行之字又似較完或所泐僅一二字猶可想見為碑既斷于明季三監本之佳拓自皆出于明此前未斷本二帖或竟為明初所拓上未可知特未見有再前者故悉題為宗拓今仍之



唐虞永興夫子廟堂碑 明拓本

原刻廟堂碑不可見得王彥超覆刻舊拓亦可想見永興風度此冊題為元拓當是明拓佳本也計裝廿三開每十行行九字雖永宣金石等字已泐而帝墨甚舊精神完足殆猶勝于李春湖先生所摹唐拓本

唐刻廟堂碑久亡五代王彥超所刻者為佚本所謂西廟堂是也出于空洵樹于城武學宮者為城武本所謂東廟堂是也城武本曾見一舊榻有韋韜先生攷證謂與康里氏唐石本細校三句以價昂難致因用殊于另本內略誌異同而錄存翁跋以備異日攷證此佚本之極舊者辛卯之春得于都門雖退谷侍泚云不過存其廓廓然原拓不可見所藉以留永興規度者心賴有此二刻耳 光緒丙申清明後一日附錄翁跋城武本

此舊拓城武本也城蓋本見于虞勝伯集云定陶河決出此碑是也勝伯此文作于至正廿六年至明洪武十年以定陶併入城武縣勝伯所謂樹于學宮者即今山東曹州府城武縣學宮也方綱嘗手自摸拓此碑前後陰側無重勒年月然

詳攷之其所從來之原石本實在王彥超所刻陝本之前其  
摹勒入石雖不著年月而確係宋代所翻刻元代出河決沙  
泥中惜其石僅厚畫痕本細瘦今則更淺細矣嘗得舊拓數  
本尚皆不及此本此蓋元末明初所拓凡今所缺處尚皆不  
缺而其中又多殘失裝冊時用陝本補之然亦是二百年前  
舊拓之陝本佚刻一味圓腴而城武之清挺穩重却有是正  
陝本之處此所以有明吳下諸賢皆負精鑿見此本方極有  
異于佚刻而城武此石世所罕見故此諸跋皆直以為唐刻  
原石本也唐本世所久湮雖嗜古博聞者亦未得親見愚今  
年春始得見元康里氏所藏唐刻石之原本古雅潤穆迥非  
陝刻城武刻所能企及既合二本細對唐石遼字校審詳疏  
其合離得失撰廟堂碑攷一卷矣適又獲見三百餘年舊拓  
城武本實亦近今罕觀爰為備記其中湊補之處俾觀者得  
曉然于城武石本可以彷彿問津唐石之遺意而又必須以  
愚所撰考校正之乃知陝刻與城武刻各有合處各有不合  
處此則是舊拓城武之為功非細正不必冒指為唐本而不  
啻得見唐本耳 嘉慶十二年歲在丁卯秋九月廿有二日  
北平翁方綱

此城武本舊拓  
許元復文五拳張伯起  
前拓本二百年前弱蹟雖極破損不可  
在翁方綱蘇齋旬月今年正撰此碑考信墨緣也  
嘉慶丁卯秋

予題此帖之後七年復得借此與唐石本細對月餘此本與  
唐本皆前後在予几案間數月之久與吾自藏何異信乎有  
宿緣也何義門每憾城武本枯硬此特習見陝本圓腴未嘗  
見唐石本耳今以唐本對之乃知陝刻太過彎圓且多尖續  
僵滯實不及此城武本方穩合度若就此本體格而論求用  
墨再沃澤以潤穆之光即唐本宛然在目矣從此得由永興  
神理以上追山陰隸凡之秘是惟樂毅論元祐初間本猶存  
真意而黃庭畫譜傳撫多已失之勿謂蕭羊以上風格去人  
甚遠也 嘉慶甲戌閏二月六日北平翁方綱時年八十有  
二

唐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銘 字拓本

此銘明萬曆間章氏摹刻于墨池堂帖中余見墨池覆本筆  
畫與此無毫髮異其原拓未之見也此本各家題識皆曰宋

拓豈即墨池之祖本歟或有疑為米臨者然南宮書法本出  
永興即曰米臨千百載後留此妙迹亦希世珍也帖缺首尾  
方加起至天道祐止共淨一百五字裏兩開每六行行七  
九字不等後後五開有半帖前渡鈐縫有張璪不設寒具張  
璪所藏羨湖四兩莊四印前副頁上有張璪私印印極大又  
竹葉莽中雲煙過眼之物張璪秘玩四兩莊小迎讓私印臨  
盟軒五印又四五百竿竹二三千卷書大方印帖上有孔繼  
洙記前渡二印跋工有張璪張圓印記珠軒墨妙小茅山人  
審定孔繼洙鑒定章散直怡情張璪審定書畫神品之章張  
商言書畫記永寶用昇元墨妙之軒珠藏共十印又重竹葉  
莽一印板面上錫宗榻汝南墓銘殘本一百五字十二隸書  
下四兩莊珍藏小隸字五張璪四兩收藏二印此銘非唐石  
刻于廟堂碑之次援金石萃編例也  
洞仙歌一首東吳張璪題 青山貞珉伴黃腸秘匣刻大宣  
和受宣雜聽種駝上已金暗陳倉如補綴行院老僧破衲  
長眠綠底事歷珠襦點魚鑑照封蠟緋素布芳葭擊鉢  
儀刑初無奈沈憂奄溘使居士長鯨傲王維永一縷真香也  
雜報答 關里孔繼洙書 遺泐

右虞永興書汝南公主墓銘內藝兼筆勢字裝潢家強割  
作般革二字宗承議郎王寔藏右軍玉潤帖後有古跋今裝  
書人背剪却半跋皆唐若公也付理不可得匠人願陪四十  
千知其竊真得金已多此輩債事今古同轍末老所以見法  
書名畫必手自背襯也庚寅七月秋暑甚熾揮汗識此

米

蘇

書

史

記

汝

南

公

主

墓

銘

起

州

米蘇書史記汝南公主墓銘起州真蹟在故相張公孫直清  
處其後止頁觀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旁小字注云赫  
、高門在裴丞相家是其銘等語此幅文但至半而下行下  
有空白紙猶空十一字此蓋卒日猶未言葬日安得便言赫  
赫高門元初在郭裕之處明時歲王元美家董思翁嘗及見  
之手撫二本無赫、字此真跡之贗末也石刻不知始自何  
年文徵仲云元、嘗自言予臨汝南帖浙中好事者以為真  
刻石今觀此刻字勢長而肥頗類米筆又張氏本十六日下  
有闕文校之良是然無旁注小字雲烟過眼錄記郭本有米  
跋今亦不存蓋米喜臨晉唐書往、逼真而一時題記多略  
不錄况此帖世無別本必未蹟也今真然不知所在蘇母  
墨精好初搨無起雖般革割裝可笑安知日後不與蘭亭敘

徐僧權押縫僧字誤作曾不知老之將至同一佳話也世修

又記

抄本

汝南墓誌錢估神米醇厚直似兩王迪永興淨意書浙非米  
蘇所能攀躋蓋其筆力雖宕而又束以矩矱偏側取款廣深  
肖右軍瞻近帖神味而肥履直是智永千文永興在唐為第  
一流人物茲帖又永興第一等翰墨也 乾隆乙未小春廿

有七日雪窗燈下書

承寬

抄本

汝南公至志真跡在王舟州先生家往在京師友人以拓本  
贈余遠過鬱岡傳雲諸刻然玩其筆法大似米老疑不能明  
也後見米氏書史乃知果是米老所臨始信前鑒之不謬此  
捐圓明如珠溫潤似玉展玩再四如與米老偕語也 雍正

乙酉夏四月廿有五日良常王澍

抄本

米老書祖獻之其臨本與右軍相近者絕少汝南宮主墓銘  
識者謂是海岳臨永興書靜澗矜貴酷似聖教序乃知古人  
無不能也東坡書肥穠及再書醉翁亭碑瘦勁雜奇一改舊  
習所謂自成一家始逼真耳若隨人作計臨摹之伎又其餘  
事甲中除日泊吳門張君瘦銅出此本示觀僅一百五字信  
為米書則六載之高第矣何必補戈老子相許耶鉛山待士

銓書於好葉庵

銘中裝池劉鞏字為般革二字陳跋引蘭亭壑健僧字為喻

予偶記冷齋夜話洪駒父云教乃一聲山水綠本是勢露誤

分為二字又清異錄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

俾吏錄之謬分鶴字為三瘦而為人日鳥矣建封人日開筵

必進此味二條持甚貼切題浣溪妙詞於左方古墨麝香

審永和細腰長脚可抄摩誰教劇斷玉山禾勢作兩開應似

此鶴分三截更如何胡廬一笑且由它乾隆丁亥浴佛日

題甲午人日補書之

瘦銅舍人所藏宋榻汝南墓誌殘本裝潢者誤分般革為二

字後跋引蘭亭總書僧字後人誤作曾為喻舍人自跋又引

昔人誤勢為歎乃鶴為人日鳥二事而予又記一事此誌首

云公主隴西狄道人不知何時一本誤割公主隴西字遂送

狄字讀起而鄭夫深通志金石略遂直曰虞世南書狄道人

墓誌下云未詳此事更相類漫賦二小詩於後 第三可補

新書傳誰道紅綾幅未全筆隨一痕窓日影認來恐在米家

前 戈波有幾落塵寰戎削虛無窈窕問何處道人真姓狄

玉局金闕與仙山 大興翁方綱

論

卷三

七

吾邑舊有汝南墓銘一石相傳由真蹟摹入不知卽奔州家藏本否今石存嚴氏曾拓一帝字已知甚与此冊校規度大致無異金石錄補云近于常熟錢通王處見宗拓銘文皆全卽碑題之次有詔議朱軍柳顏吉釋智果秘書監虞世南書三行又改添三字古本之妙如此然吾邑石刻實至十六日止亞無銘文則是另為一本今者吾復携此帖歸來吾邑與公主押何緣之深耶

金石萃編云文曰壇酪無噬字書無壇字說文噬嗑也廣韵噬嗑愛聲也集韵噬所笑也一曰啼不止諸說不同皆與壇酪文義不屬禮雜記云功衰飲水漿無鹽酪不食食鹽酪可也此當是鹽酪二字書鹽為壇說為壇也則噬疑是滋字之別體謂食鹽酪無滋味也正典上句齒齧不齧意相合遂成傷生之性玩文義戊當是咸借為滅字謂毀滅性也

唐王知敬衛景武公碑

明拓本

此碑無書撰人姓氏金石錄定為許敬宗撰王知敬書然碑之下截磨滅無可考相傳第四行金石二字未損者為舊拓



龍量二字未殘者撮尤先卅三行班劍卅人卅字完好者明  
拓善本也多字無算此卅金石龜龍四字俱無損卅人卅字  
殘失取後拓本所補較嘉道間拓本多二百餘字就緒墨完  
字而論為明初拓本無疑後半殘百數字以後拓補完卅字  
通在內少一證據可惜也帖裏廿七開每八行行八字首頁  
汪直清蓮君父二印未負顧烜印秋鑿氏二印又二印不甚  
可辨角下有植青一印竊謂唐初諸碑皆有虞褚筆意此碑  
尤秀勁有六朝遺法宜與博塔銘共為學楷所寶重惜近今  
泐字日多六少精拓似此舊本殊不易覓也  
衛公碑在昭陵諸碑中書法家為韶秀博塔銘外罕有能及  
之者前代不甚重之故剝蝕極甚而舊拓六少考據家亦不  
能詳其殘泐之年月我朝應制多重小楷此碑勁挺娟秀  
館閣諸賢每家置一冊淨一金石無缺本已交相矜重此帖  
為東河李別駕名寅所藏辛卯視中州學至汴梁知余嗜古  
拓枕傳之範携示余求善價之範以不諧謝之李云第携觀  
必不以謬妄責余乃損七十五簪淨之類為宋拓實不及明  
初拓本無疑也余生平未見第二本

唐敬客王居士磚塔銘

國初拓本

龍石先生跋磚塔銘云石出土于明萬厯間在郃陽縣山中石質甚薄初出土時即碎其一角舊時聞藏郃陽官庫後不知何故移入郃陽城外康氏家中道光初元嘉興人沈名應形號味蔗軍郃陽從康氏捐數本每本酬以朱提四錢次年沈奉檄差出董姓者若令長送康氏檄取錢石仍存諸庫癸未歲回任郃陽則石在庫焉石次第破裂始碎其角繼斷為三又破為四最後作七塊近數十年又佚其二馬道光七年間因石湯速已甚重加剝鑿骨格盡失其真矣據此本說聲以下文俱全雖缺徽猷吁其嗟等十字是殘佚非剝泐也當是斷為三出以後拓本不知前二出又何以不招相傳為說聲本以此耳帖裝三間每八行行八字末間止五行筆畫尚肥帝墨完好下全文一等先大夫得于新安

唐敬客王居士磚塔銘

國初拓本

此冊亦說聲本予得于京師為靈石何氏所藏拓法用墨微淡精神完足亦無缺字善本也獨怪此石碎後何以不置一

處致令拓其一而遺其二若謂裝時所失何以兩本皆缺其  
前若謂石已佚去何以復拓五塊者雖佚其二又有前數行  
中數殘字年湮無攷無從索解矣估裝四開每六行行八字  
按此銘十七行行十七字說歷前缺六行行十一行字一百

六十三剝泐者十有五都一百七十八字  
敬客碑塔銘二十三行與大令十三行誠為殘估中兩美稽

古壘主人書田題於武林學著

余家舊藏碑塔不全本夫歲書室不戒于火藏書萬卷盡付  
祝融此估亦隨化去心常歎今見此本與余所藏帝墨神  
采不差索忝急以十三金購得閑窓展玩如故人久別偶尔  
相逢其慶幸豈有既耶 乙卯閏四月春民何照續記於月

波舫

波舫

此估於歐雲褚薛外白樹一橫近時若郭蘭石林少穆諸公  
皆學此筆法而挺秀之氣則十猶未得一也於此可見學書

之難 道光初元二月花朝春民重跋

說齋殘本為先伯春民公心賞後以異字迄今四十年矣其  
原石在道光初為俗僧捶而為五僅存廿餘字此拓在嘉慶  
末已屬無上妙品而今視之不啻球園洵非誣也同治六年

冬受山四弟歸里今將還京檢此帖付弟其珍藏之 同治  
七年端陽後三日福字謹誌

瓶麓齋藏一冊計六塊畫芝製文一函存九字魏字少泐畫  
故樂樓存數筆觀字僅存一鈎二函存四字敬字存大半三  
函存七字勤字少泐其旭二字存一二筆四函即說磬一大  
函存七十七字內之路二字微泐窟觀二字尚存小半五函  
存十五字內寢月冷潤于僅微泐精一方始悲存半字寶運  
存二三筆六函存十七字為在小半欽字留起一二筆共存  
一百廿九字少泐者三字其存小半及二三筆者不計共泐  
一百三十二字較說磬本少四十六字內第三函字畫頗肥  
而說磬一函獨瘦疑後未配入者六皆精拓不多泐之品也  
與舊拓唐造像殘石同裝拓六甚舊

丁酉至蘇臺此裏太史出示未碎時所拓全本奪墨燥澀筆  
畫肥瘦與此本悉同歸未訪泐趙君堅處六藏一全本迺惠  
甫先生舊泐亟注借歸對校則泐潤有餘而間有一二板滯  
之筆疑仍覆刻中之佳本也一塔銘耳真贗難出幾不可辨  
非見原石舊拓其何以別耶

唐沙門懷仁集右軍書聖教序碑

北宋拓本

宋榻聖教序自明以來為世所重王虛舟翁輦輿而先生考證極詳此冊為郭允伯松談閣所藏跋見金石史後歸朱紫未先生出移補十八字將軍之持說孟塘先生續校得移補八字忽見之忽重予既得之復陸續校出四十五字合之輦輿先生指示二字共移補七十一字更有以原處補原寂如三開切而二字十二開未開昨製厚類六字皆為原石字拓非悉心體玩無以辨之久植膝緣字泐未及為自是北宋精拓帖裝廿六開間八行字不計首開上有商邱宗華書畫印印末漢雲紫未素納孟塘拓霞德館珍藏章谿審定蘇坐墨緣黃茂崇恩審定王萬私印李氏意西李慎審定共十三印又一印不辨審邊上儉德齋李氏墨緣二印末開上有王鐸覺斯泰伯敦父張玉書素存氏困書寶軸時開心一洒素如五唐牛坤私印章谿審定黃茂董洵吳榮光印少華王幼海審定韓城相國文端七孫殿壽彭印寶珊珍玩玉牒崇恩拓霞德館珍藏李氏意西宮爾鐸印農山墨賞李慎審定智

口共廿三印又一印僅辨一周字希邊上遼東李氏長宜子  
孫二印十一開序文下有玉牒崇恩寶冊二印二十開述聖  
記下有李氏柏孫李慎之印二印廿一開上有寶冊鑑賞長  
白李慎勤伯氏鑑賞章二印廿四開上有彭城鼎新一印廿  
五開上有少冊珍玩柏孫眼福二印跋前後並帖眉上皆有  
茲略叙其次而錄之

余昔買聖教序未斷本於京師是朱女倩家所藏沒有黎惟  
敬題字朱黎皆善書名家鑒定佳本今觀片伯藏本尤勝片  
伯書法賞鑒都不在朱黎二君子下則此本可謂不失所歸  
矣崇禎十有六年春正月廿三日南居益書

關中詩人郭脩伯擅風雅之譽者數十年有湖詞四卷極為  
虞山宗伯所賞工漢隸故其所藏古碑刻最富鑒別亦最精  
予猶及見其行笈所攜是本尤其拱壁視之者近在京師見  
其所藏九歌圖渡送紫來先生齋中詩見此本乃知郭氏湖  
中書画近多散逸矣未斷碑于南北所見並此而三然皆不  
若此本之完好紫來先生以無意得之洵可寶也

亮工題  
子入秦搆諸蹟于窮谷廉利之中雖多所收閱然皆不及聖

教於時聖教業已非昔況今又三十年乎如此榻果係宋本  
于碑洞舊拓已不相侔而他勿論矣予曩受經于仲詔吾師  
易世而為吉士世兄又易世而為紫來世兄雖此本非若家  
故物而如此尤異必歸紫來此亦仲詔師之啓後而默相之  
也惟善寶是祝 鵝山舉記于豫章僧舍時  
右軍傳世真蹟如裴駮袁生州民遠官平安等帖余皆見之  
大率出伯思元之校檜使倆及思陵臨本惟萬歲通天帖首  
姨母數行為鍾紹京雙鈞不減虎賁之似乃知手蹟隨烟雲  
滅沒久矣懷仁聖教一石巋然獨存然猶疑之以興福寺  
諸碑為證集之與習未可定也丙午春于後晉陽紫來先生  
出宋榻本見示神骨高秀灼灼動人厥尾所稱汝俯鴻臚藏  
本今在余家汝修本勁如屈鐵與此微異當由拓手良楮遂  
分別柔恨未得挈之行笈與紫來互鑒之姑識以俟 樵李

曹溶

山陰

題

右宋榻懷仁聖教序舊在國中郭府伯家府伯有漢華嶽碑  
及不斷聖教序詫為鴻寶於懷仁序愛之尤篤謂其妙勝於  
定武蘭亭余每垢懷仁序在宋時薄為阮體趙子固諸人詆  
之尤力及至明季見不斷本輒琬琰林之物之顯晦抑有時

耶 退谷孫承澤丙午夏六月

蘇州

世遠代湮金石易散予屢見世本聖教帖遺失之肥重且

皆斷缺昔人珍之不啻拱壁矣今見此本迥絕尋常少陵云  
書青瘦硬其印此書之三昧耶延津神物必有遇合紫米季  
翁既獲寶此春宵秋夕恐為風雨所妬宜善秘之丁未三月

一日安宜弟李藻先謹識

時

物之以好不以新尚矣顧何必以舊也今不逮古固然而

代有異人人有實學恨二王無一法非過差之諱也馬旣行  
千里矣而必以一毛一點謂古千里馬不若是不可也西施  
王媵天下之所謂美人也今園西施王媵至美矣而曰此非  
越之西子漢之昭君吾不知其何所見也蓋天地間真寶之  
混淆全壞於禱為賞鑒家者欲於其辨駁之精核注吹毛  
求疵于筆畫邪直細微節目之際以為博見聞知傳派而絕  
不解夫神光意象之外點愈好而論愈嚴而天地之真氣削  
色矣哉米先生博極天人其為經濟之與孰能皆神明內運  
不可窺測是故觀察宗先生風旨嘿拜授此無疑其相得於  
神光意象之外者真可想像而不可言傳矣起得既覽白曰  
殆塵寰既而終不得奉返自謂相得不啻如先生之于宋



先生笑倘真如杜先生所言有以不貪為寶者耶則吾其將遠取白居易也此後龔雲起謹識

昔歐文忠嘗言見唐碑不知名人書法多有極工者始知當時字學之盛非可易及也聖教序不斷本變動若鬼神此後

不定動不可留靜不可推骨不附墨神莫隱形與後之變鈞

廓填彷彿其槩者相去萬里此損為數未先生所什襲已已

冬月過晉陽出以示予予披閱久之深嘆此搨之得其藏也

紫米瑋璋穎達而又倘僅博物觸類多能巨眼賞識力辨真

贗搨且以先生貴矣幸獲恐觀聊共欣賞曰識數語於帖尾

康熙乙巳嘉平月望日廣平王顯祚跋此後

余客夏游闕中亟欲欲訪聖教舊刻未之見也有道士藏二本甚秘重上不甚佳曰詣碑林摩娑石下久之適遇華陰王

山史出郭氏所珍華嶽碑說賞累日因言郭氏尚有宗拓聖

教一冊為北平米進士所購比入都即注燕未先生所索觀

帝墨古雅風神秀拔真目中所未見又歎郭氏二寶雖一時

散佚皆歸之異人而余奔走燕秦數千里皆無心遇之孰謂

非奇緣也丁未嘉平月沈荃漫識此後

聖教集右軍書而得蒲亭筆意為多北海南宮吳興皆嫡派

也近世學書者習成軟熟蓋繇未見舊拓耳米氏青箱傳世友石先生後復有禁未明府醉古嶠奇尤精八法故得此善本于洞中郭氏當日勺園珍鑿未免遺散今觀此精采兵大為書畫船添氣色 鍾陵朱傲謹識好

梁武帝萃右軍數字命周興嗣一夕編為千文後之書千文者多矣然當時王體之本何以不傳獨僧懷仁聖教序猶見重於世以予所翻則無如郭氏藏本為善觀蔡宗荔蒙賜而得之即以贈紫翁父母宗之先有克虛兄弟源深既遠數來夙承仲詔先生家學而又能追踪元士臨池之際有同好為昔蔡中郎歎王仲宣為異才以為吾家書籍盡當相與宗公精于八法且能鑒別所得所遺止此輒贈之意豈以為執哉吾知紫未將以不貪為寶矣 南州杜果

明熹宗時一中貴盜出大內宗拓聖教序數本初不甚貴後董文敏竟之價遂騰起先文康曾得一本迄今在予弟介子處墨光如古玉字畫瘦勁如鐵文敏跋云拓法墨法皆諸利之冠余後遊潁川見劉與襄藏本与余家無異詢之果同時重價購得者生平兩見舊拓非偶然也今歲入長安又見禁未明府此本神彩奕奕浮動紙上信是宗榻無疑中間姿態

於骨較前二本似有剛柔之別曹秋岳先生以為捐手所致  
誠精于鑒定者矣紫朱明府書法為當今第一且賞鑒家精  
其不以余言為謬否 康熙壬子立秋日雪苑宗華題秋  
蘭亭蘭紙入昭陵後泮定武善本者珍若拱璧計模帖止三  
百二十四字未若懷仁集聖教數倍模帖右軍法書之精  
華得以縱觀也第世代絲遠字畫剝蝕淡秦中好事者多宗  
刻一石如林款衣冠形兒雖似而神彩遠矣予在京師僅見  
兩善本及今見紫朱年兄此快神理內含光華外映波折轉  
運猶可想見右軍叱豪瀉墨時山谷云字中有筆正謂此也  
其為宗拓無疑予假觀累月不忍揮手奈終非己物因附數  
語而歸之昔康熙壬戌二月京江張鵬識  
此華下郭府百先生藏本也往晤王孟津宗伯亟稱之今落  
紫朱太史手可為不失所歸矣滄桑迭變剛理蕪然又賞鑒  
皆當代巨眼抑何奇乎書於此所以賀茲捐之適不獨嘉茂  
先識寶氣也 辛酉重陽後三日同里弟房廷楨題  
此宗拓之善者中間偶有數字移補慶寶皆出于本帖亦實  
是宋捐愈見尔日希墨可以相證善鑒者幸勿疑也 嘉慶  
十二年丁卯夏五月十九日北平翁方綱以宗拓本對者題

此種

此本米紫未得于華下郭氏郭氏金石史詳載之可為確據  
是秦中武閭皮紙簾紋堅柔入理郭允伯所謂指次然犀者  
謂其用本帖字移補十八處皆宗時密墨所見正与予同然  
如四時無形即用四八之相分形分點句允伯所未及也又  
如榮字精拓尤為諸本所不及此蘭亭之真鑒知者罕矣帖  
有前人手跋亦皆百年前真迹收藏家宜珍秘之 二十日

方綱又書

編印

此聖教舊本曾在郭允伯米紫未齋有曹倦圃孫退谷周櫟  
園沈繹堂宋牧仲諸公題識其間雖有移補之字而拓手極  
精宋拓之善本也前歲自予同年徐樹峯中丞家售出留予  
齋中數日為題於後是年秋方綱與樹峯同日蒙 聖恩晉  
秩重宴鹿鳴話舊賦詩因語及此帖樹峯為之感歎良久今  
封奉年八十有四子亦七十有七矣瀆浣展說此帖流連賞  
鑒若重有夙緣者是以記吾同年一段情話於此樹峯名績  
官山東巡撫宗人府丞帖內無其姓字記此使觀者知此中  
有此人也六十年前老舉人惟方綱與樹峯并杭州梁山舟  
耳聞山舟今歲北來恭祝 聖壽若得此老米蘇齋當再借

古緣萃錄

尚志

三

澄蘭室

此帖未屬其手題也

平翁方綱

嘉慶十四年己巳夏四月十七日北

此未斷舊本也是武門構皮紙聖柔相得虛和受墨泰產也  
簾紋如織喻廢如漆歲久入理第多補字為拓此無滋蘭亭  
訟端其弘福寺福字闕以蒼生罪而還福字補晉右將軍  
將字以將日月而無窮將字補然則大教然字以然而天地  
然字補晦影歸真字以受真教於上賢真字補智通無累  
通字以通神句通字補非蓮性自潔非字以習俗而是非  
字補桂質本貞字以如懷貞敏貞字補將日月而無窮日  
字誤以即說况曰字補斯福遊數斯字以為斯記斯字補  
皇帝在春宮皇字以我皇福錄皇字補赴感應身感字以感  
懇誠感字補重昏之夜重字以誠重勞輕重字補大宅之朝  
火字以火宅之乾缺火字補幽闇而怪明而字以日月而怪  
明而字補忽見未書忽字以忽得未書忽字補度一切苦  
字以除一切苦字補無意識累無無明第二無字以六無  
無明下無字補苦集滅道誠字誤以不增不誠字補共割  
補十八字一指次頗極然屏至於斷文三十三反無一闕  
者六奇矣余生平所見舊拓數十本惟仲宗王孫先世所藏

為第一余曾為一跋今已二十餘年猶憶其鋒銳此本髣髴  
麻之仲宗伯仲子斗皆精研博古千秋自命結社青門分余  
半席苟非斯道冠蓋不入故鑒賞斯精右錄郭允伯先生  
金石史原跋此帖余於丁卯十月見於京師旋歸孟瞻夫子  
書畫船而兩年以未實未離余几案豈翰寶精靈於華下人  
獨有所厚耶然此帖為允伯先生所藏而郭氏不能恒有余  
小子生百數十年之漫雖未能得而屢年把玩臨習不啻自  
有清福奇緣固自有定數耳嘉慶十四年歲次己巳二月  
十二日書于保陽臬署之西齋少華茂林脩竹居士王志  
漱  
帖後朱靜菴錫字句下有墨題明王弘嘉玉質觀小字弘嘉  
山史先生之兄玉質其字也山史先生與余家有譜誼故得  
知其詳云同日志漱又志  
按帖尾尚有錢江程口借觀累日大快及吳趨口口藏胡口  
口三處墨題以印蓋之不可盡辨  
余幼時得曾祖舅陳以庵少京兆公所藏宋拓聖教序學之  
四十年後為表林仰山取回此外尚見五六本雖皆未斷字  
損而紙墨精工神采四溢則未有如此本之登峰造極也自

嘉慶己巳在保陽題跋後迄今已二十年去春以孟壘師作  
古向所寶藏書畫散佚乃京師友人陳崑瑜知余篤好此帖  
竟為宛轉留之今年三月得歸於余豈二華之靈亦不忍此帖遠  
有定數而此帖畢竟得歸於余豈二華之靈亦不忍此帖遠  
去而默有以維繫之耶噫亦奇矣按聖教自前人有院體之  
目孫退谷遂始終不滿而郭允伯則謂昧定武蘭亭其所言  
皆過蓋聖教之有習氣在其結構若運筆之妙誠如山谷所  
云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右軍字具三眼聖教序固無  
一點一畫不具三眼者也蘭亭無古本君形者久亡書家評  
蘭亭聖教能以用筆結字分晰言之則孫郭異同可永釋矣  
余以華人又重乎此本它日携歸少華林居當春秋佳日展  
對羣峰山靈必為深慰而估中題跋諸前輩亦當浚天上玉  
樓中俯瞰故美謂余小子翰墨緣不淺也書以誌幸 道光  
七年歲次丁亥仲秋下浣書于晉陽郡齋 澹粹老人 王志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沈

民仰德仰字以真教難仰、字補長契神情神字以神測未  
形神字補乘危遠邁遠字以恐怖遠翰遠字補承至言於之  
於以至於內典之於補標凡傑於之於以機翰墨之於字補

智地玄奧、字以精窮奧業與字補不足岳之是以善不足稱  
足字補忽見來書忽字以忽得來書忽字補忽字 右移補

八字乃孟瑋師續經簽出者並錄記于此  
孟瑋方伯出示宋拓聖教序是郭允伯字昌松談閣所藏後

歸未紫來漢受者曰憶乾隆甲午歲鎮在京師見朱竹君師  
西嶽華山碑六郭公所弄公子錫庚時官於晉借而合觀之

蓋二榻相雜百九十年矣留方伯齋中五閱月於其歸歌以  
識之並呈方伯 孟瑋嗜古精且博示我齋中特從藥唐碑

宗榻世僅存流傳有緒宋郭摩挲篆鐵墨醉古香拂拭簽題  
獲狂樂眼中昔見華山碑度歲亦在松談閣與君此榻實鶴

小別兩朝太雜索不固墨寶示靈異先遣主人此樓泊  
灰羌吾州載久日成導言二姓如媒約張公龍劍會有時樂

昌鸞鏡圓猶昨披尋跋尾嘆因緣凝然前塵更嗟愕懷仁序  
久歸勺園先百卅年到君幕是時康熙己巳冬方伯王公記

其略君復撰未坐此席天合奇緣胡可度即如此碑六六異  
獲浸吾歛黃司鐸 蘇軾詩 蘇軾詩 蘇軾詩 蘇軾詩 蘇軾詩

由燕入晉巧相值如鳥求聲水歸壑雲烟過眼流偶留結習  
難忘花自著彈棊淪茗互欣賞墨色帝光相煜燿居然裝背



高完好靈僊史明手親拓不是翻身學鳳皇且眩二喬鎖劍  
雀人弓人得楚何為鹿藏鹿失夢何惡君官西秦富鑿藏臺  
榭私鏡恣搜模時泛歐錄補闕瑣軒啓桓厨賞盤磔丁彝庚  
鼎峙几素漢鑑秦燈照蘆箔獨持此本嘆再三不浮變鈞更  
填廓我時別有意難忘不審九歌誰手落假如妙畫不照來  
一笑聲應九原作明神宗見於此也  
嘉慶庚午九月九日左田黃錢題於太原試院精  
宋搨懷仁集聖教序聲價在今日蓋不啻南宗時之重定武  
蘭亭此不斷本神采奕奕如新到損未過十字綾蠟精美紙  
墨傳勻每一展玩覺古色古香悅人神志恍如逆成沌於海  
上將移我情矣郭允伯謂遠勝蘭亭相絕千里孫逸谷主趙  
子固之言遂目為俗其說皆溢情失當王庶母則云蘭亭和  
朗甫搨無美不臻為右軍石刻第一聖教風神朗暢過於定  
武然所以不及者正在此情辭在德約問且以渡世覆本蘭  
亭方之初拓聖教似亦未允是猶闕佛佞佛者闕於一堂有  
人排解之曰佛現諸相互有短長而各有妙處若畫工所繪  
則不逮夫真容此豈闕者所爭之是非哉佛法如是信解在  
人佛固不怒闕者亦不德佞者也竊謂蘭亭是右軍極得意

書定武初相及唐賢撫本皆親面寫真者也故神理獨完歷  
千劫而不古聖教是懷仁萃右軍刻然所為筆意章法盡美  
盡善去右軍自運才一間耳如善寫真者雖未親見其人就  
其遺照與惟肖之子孫從旁印證復精心結撰而追貌之者  
也傳神何堵吐、逼真今蘭亭與聖教具在身今無象未之  
損益而趙子固之言能舉者已罕更何論于孫郭諸說雖然  
其書皆已行世恐見者惑於先入將執己而非人也故偷書  
而附論於此蘭亭在世有日淺無日增聖教又何獨不然况  
宋拓之完好似此者豈易多親我師既得鑒藏安能不拱壁  
視之他日再得定武蘭亭寶愛更當何如也 甲辰十一月

七日崇恩謹識

蘇

舊跋數行煥簡略撤去而更申其意如右歲月則從其朔焉  
連日臨蘇九歌似有所得因以蘇法書之并就正 崇恩再

記

此榻檀蠟之妙自不待言而紙性淨宜墨痕悉化拓無一絲  
不到神無一處不完寶宗本中僅見者也 丁未除夕燈下

與葉判史同觀崇恩記

蘇

叢見宗榻凡七此冊而外一為外舅辛庵先生重光藏張晴

嵐本一紫瓊道人本一歲哲親王本一牛空山本一孫寶履  
撫軍本一孫文靖歲項子京本今牛孫三冊皆歸余又益以  
灌園老人本錢塞庵本缺字本紀文達公本共七冊擬築七  
佛同龕之室藏之就中捐手精美以慎邸本及此冊與紀本  
最為明顯子京空山二本命筆毫微闊然神采如生或郎晴嵐  
灌園寶嚴四本稍亞点各有勝處惟塞庵本拓未精到缺字  
本完非全物不能不抑之居後矣戊申元日閉門謝客靜坐  
諦觀附識于此用紀欣賞 唯然居士崇恩書于滌源書院

之教樂堂

堂

此冊留業頭幾兩年公餘得暇未嘗不焚香展對也別此之  
日頗難為懷豈意歲杪与少珊晤于廳下又得重借飽觀並  
綴三跋于後天下事莫非前定點者巧為趨避痴者聽其自  
然曾則趨避凌勞而定數自在何如聽其自然之為得乎兩  
夜篝燈諦玩感而書此柳筆三數新正十日玉牒崇恩題于  
濟南行館 崇恩  
此真無上神品北宋拓也墨光如鏡古香滿紙鋒穎畢張空  
棧盡見明牕靜說直使古人用筆一波三折之妙宣洩無餘  
吳文碑絳州夫子廟碑當退避數千由旬豈况三舍申辰嘉

平寶翁前輩出示茲冊隨喜贊歎不忍釋手齋頭尚有北宋  
禮泉銘足成復壁謹跋數語以誌欣幸立春先一日識于沙

南試院丙午六月朔重錄

曾見未斷本六一為寒家舊藏已燬於大一為周生憲曾物  
是其先瘦堂大司空所貽一為京師琉璃廠西古畫樓物一  
為牛次原學士所蓄其兩則雨於崇中丞新購諸梁紹孫氏  
者也周牛本尚是贗鼎與真本細校形模悉合神理迴殊一  
雄厚一薄弱一如生龍活虎不可方物一如嚴家餓隸意致  
索然蓋真宗拓原碑未有不光芒迸露精采射人者後規  
於點畫間求之所謂夏蟲不可語冰拘于墟者也

古人作書無不中鋒無不八面出鋒者故能風神透露歷久  
常新然非見宋榻本不能悉其妙也近時碑石已類稜角利

敵臨池家學其禿穎以為靜穆真豪釐千里矣

初學入門心書以醴泉為最行書以聖教為最寶翁前輩嘗  
鑿精確兩歲多宗拓善本此與醴泉銘又為諸宋拓之冠墨  
池奇遠得日與寓目焉豈止結一重緣已耶既錄舊跋於前  
須連綴三跋一札之論有類管窺伏冀賜教吳江殷壽彭紳  
墨香不斷態橫生老去人書鑿別精本是松談閣中物歸來

紫氣向韓城 郭允伯來紫米兩藏宗拓聖教今歸寶珊方  
伯余在秦中獲觀書後 道光二十九年秋九月華亭張祥

河神河

寶珊方伯工書富收藏而精鑒賞示余未斷本聖教序神采  
照人洵宗榻之善者題跋皆先哲名宿其中以翁覃溪先生  
王幼海觀察二跋考選尤精余與幼海初不相識戎子西行  
於晉撫盧厚山同年座中始見幼海遂為莫逆交後每過從  
輒出所藏墨寶相示佳本為多此帖其一也今歸方伯可謂  
得所以世間罕觀之本二十年中凡得再見未始非翰墨因  
緣也余行篋中亦携有未斷本合而校之連城破缺矣 道  
光丙午夏四月朔八十三老人牛坤拜誌于濟南省寓

三歲記六七兩行裝表恭互須改正之

注見牛雪樵尚書查清華大令人漢所藏聖教俱宋拓本惟  
古香古色而未泯光景常新不無微憾惟海鹽陳立齋先生  
墨所藏本神采奕奕為它日所不及此本寶氣洋溢經諸巨  
眼鑑定數百年以來主之者非一人相承愛護歷久如新昔  
人所以為是碑賀也碑今歸寶珊方伯歲丙午者夏將別濟  
南時徐同年館薇署為公子少珊校課因得於書齋快觀

視牛氏查氏陳氏兩藏本皆過之平生眼福愈進而上天假  
之緣幸甚爰附數語於浚海昌漁鱸朱元呂識朱元呂識

內出：字它本皆泐此獨形質俱存然亂二字亦祇少損字  
拓之可憑巨眼之愛不釋手有以夫又識

咸豐壬子八月下旬無隸吳式芬獲觀魏好

簽為翁覃谿先生題聖教序三隸字古厚可資下復行楷書

郭允伯未嘗未舊藏宋本草漢題籤軍船印

有西初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之印等四印旁以小隸

釋之又兩廣都轉運鹽使司印等二印亦釋以隸又山東布

使使司等四印則兩船中丞時所鈐西安府印勤伯所鈐予

亦效顰於中州蓋一河南學政閱防

勤伯一跋詩箋所書未入茲亦未錄

外有錦函兩始先生題曰北宋最初拓懷仁集聖教序下跋

云獨手絕精派傳有緒人間至寶無上妙品也道光甲辰獲

觀既一再題跋復集碑字為講更製表以申愛護之意云丙

午八月二日崇恩記

唐沙門懷仁集右軍書聖教序碑 北宋搨本

此冊搨法既精裝裱尤善鋒穎透露神采逼人前後無一損  
錢之處亦無枯澗之筆宗拓中絕無僅有之品細核筆力堅  
凝與前冊有別柔之別誠如曹秋岳所云嘗是拓手再致綠  
字未泐及朱者出字存下半終亂二字終字泐稍多數字微  
泐其為北宋精拓無疑裝十八開每十字字不計舊為靜海  
勵氏所藏題簽曰宗拓聖教序教忠堂藏南陵居士書籤首  
頁帝邊上有靜海勵氏衣園學書二印又竹香雪野全機庵  
鑑賞章三印帖上有王澐履舟蔣子厚氏怡園臣世錦何秦  
何元錫印六印鈐錢一圓印一葫蘆印俱刺半角下一印不  
可識末頁邊上有夏氏文澐夫復清湖三印帖上有荷屋  
鑿賞達字私記二印予澐之澐河李氏後止虛舟一跋  
唐時宸重聖教翰林侍書輩人：數之自有院體之目於是  
宋元以來罕道及者至有明弘景閣士大夫始復重此碑但  
得一未斷本雖搨法草略便交相矜詡目為奇造明季鼎沸  
內府藏蓄佳，落人間然後澐見官搨佳本此冊為有明內  
府物搨法精良錐銀畢備又內府所藏聖教之最佳者自到  
京師十餘年見宗拓聖教以百數如此者僅一二遺耳至寶  
難得可不自慶為平生希遇乎 雍正二年歲在甲辰夏又

四月朔之九日良常王澍觀并書

昭

說

道光甲午冬十二月葉志說借觀一月之久

昔外勇題消夏記云聖教序出自懷仁手集以為不及滿亭固也定武真本不可得得聖教序佳拓猶可見定武典型集序中字足與穆帖相印證者十之二三定武不存正賴集序一列尚傳右軍筆法於萬一退谷翁全鄙為秦人之嗜始沿宋人院體一語遂有此偏論耳然此碑六日院體一語遂得至今尚存也外勇在粵東得聖教一冊用墨濃厚為南宋精搨余既得此二冊及真定武蘭亭每一展玩輒恨不得外勇一見相與一縱論也

戊戌冬在京師購得退谷侍御所藏澄清堂帖三卷乃知右軍楷法草法無不周規折矩鋒芒畢露尋常各帖中所摹一味圓轉者皆非真面也惟宋拓聖教為能不失其意

唐沙門懷仁集右軍書聖教序碑 宋拓本 瓶齋齋舊藏

此本紙墨濃重故字畫稍細前後一律無一撓配之字然此二字与前二冊同出字少避緣字已泐及絲南三與一無所



捐雖草溪先生考按以緣字糸旁泐不泐定北宋南宋余審  
此拓檀蠟精良未必是南宗時物蓋南宗各帖搨法雖善而  
此碑淪于金域或思無此好手前人所論終帖權場本大抵  
皆出賈人手拓多草略者也至字畫少暗乃痕手不佳用漿  
過重以至墨漬非拓之過帖裝二十開每十行字不計首副  
頁上有口子收藏印子孫保之杉泉書屋主人玩老老人清  
玩徐善建印季棟彭郡休甯朱之赤珍藏圖書鈞齋客雲林  
十印一印不盡辨帖上有朱之赤鑒賞卧庵所藏洗桐主人  
瘦半月潭朱氏記庵鑒賞方子宗定印六印末頁上有休甯  
朱之赤珍藏圖書徐正誼方子氏吳江楊氏金石三印後副  
頁版有果齋朱之赤印梧齋鑒賞杉泉庄士徐善建印朱之  
赤鑒賞第一希有東南之美朱之赤印卧庵老人朝安私印  
寒士精神寶祝堂徐正誼印方子別號果齋泉書屋神物  
護持朱卧庵收藏印劉先臣个符朱之杰印原名安字口安  
虹月樓留明堂印平生一片心出赤朱印之赤口庵衍人三  
頁上共二十七印

古人作書多肥少瘦凡碑初刻未經多搨畫深而字必肥久  
不搨多画淺而字漸瘦：非真相也余每嘆世人學聖教序

多作細畫不知誤學斷碑後字耳碑今在西安府學丹輝中  
以缺籠之上覆以瓦余嘗手摸而讀其文榻之尚不甚剝蝕  
碑之斷在元末國初故今人得不斷本輒訛為宋拓竇之和  
不辨石理之完剝字畫之麤細昏墨之高下而一切謬謂佳  
本非知書者也余生平所見不斷本无慮數十通未有能勝  
此冊者精神煜如真宗初拓本也今以歸幼子昧未知學  
長能學書當置青箱日臨數過慎毋輕失之也 王敬美先  
生跋春日書為方梓老兄 高金聲 在講  
晉人法書真點人間寔不易觀矣况逸少真點當時已極欽  
重降及百世咸奉為師範故臨池之士既不得觀真迹得見  
一石刻之佳者已稱快幸如定本蘭亭衆版固估其精妙豈  
下於真點哉今秋廷負真鑒能以此拓自寶寔有以知其微  
者蓋聖教一碑製文固出自文皇高宗而其字成文者悉由  
懷仁取唐內府所藏逸少真蹟殫竭廿五年精力搜輯以成  
也十二日借得王吏部所藏海內第一本与此相較同是北  
宋拓精本真可寶也 乾隆丁丑三月彭紹升 札  
古碑自漢魏以來鮮有集書以成者惟唐宋時始用此法集  
書之碑自懷仁而濫觴右軍諸點盡萃是矣此真一字一珠

正如無縫天衣。盡針線痕跡。後未集書諸碑。允推此為最良觀止之嘆。曷能已也。戊辰九秋丹徒魯銓識。

嘉定錢坫觀

北帖

右軍書法卓絕千古。聖教一帖。雖集自懷仁。然得諸真本為

多。故世摹搨者。庶傳至今。日遂購一不。斷本不可得。惡審其

孰元孰宋。耶。此本墨色深黑。字畫明朗。為北宋李廷珪墨拓

本。無疑舊為樞密王氏藏。本王衍之梁谿譚叅軍志伊者。予

損。千得之。自茲當什襲為藏。永寶研席。豈若辨才模帖。帖。自炫。俾蕭家措大得志笑人。戊子花朝前五日。天都

潭上樵朱之赤題於寒山旅舍。友人章奎書。

希世之珍。光緒丁丑八月。振甫楊慶麟。購藏於瓶麓齋。

宋拓聖教序。世稱金壇王氏積書藏為海內第一。竹雲題跋亦自謂所見宋拓聖教。凡百十本。未有及此者。又謂往見儼齋大司農所藏大觀帖。數本。墨光如鑑。古香滿紙。歎為帖中墨王。惟余此本。足相妃匹。云。讀吏部諸跋。想見當日品題珍重。趙子固之寶藏。定武蘭亭。殆不是過。此本據彭跋。謂曾與王氏本相校。同為北宋精拓。又見一不全宋本。有潘君名

宜者題跋云曾借王吏部藏本對校頗覺王本用墨太重筆畫稍細不及殘本之醇厚今以此本與不全本相校亦如潘跋所云墨濃而筆畫稍細則此本與積善齋本相髣髴可知矣光緒丁丑八月振甫楊慶麟識

麟

唐沙門懷仁集右軍書聖教序碑

明初拓本

拓是取兩帖

振甫

唐刻之

碑凡一千九百有三字剝蝕者七微損者六餘皆完好無闕虛舟先生記積善齋本如是此本亦然彭跋謂同為北宋精拓是取兩帖勘較後定評可信其非臆斷也 重陽前四日

此本先大夫得于闕中捕法精工神氣完足斷痕二三分不等即世傳所謂線斷本也出字已泐紛紜二字尚存六分三與完好明拓中之最先者估裝二十開每十行字不等外另題簽曰聖教序精拓初斷本跋云汴翁送闕中河此偶見宋拓本借以對勘覺此本精彩動人視宋時蠟燭僅次一等耳可寶也光緒乙亥十一月廿七日楊慶麟仿裝書簽并識

重溪先生跋聖教語附錄于後以資攷證

此本用墨雖太重而其中最得神彩處則諸本莫及也略舉

古緣萃錄

寫本

三

澄蘭室

一二於此故榮孤孤字子旁上橫之下將折下處其側微  
有闕痕半黍許蓋由墨本如此故上石時闕之六猶道字上  
筆之闕痕也乃後來拓本竟似上橫斷任中彎另起者拓手  
之失也嘗於同年紀曉嵐齋中見朝鮮國文殊院記沙門坦  
然仿集聖教序書其孤字上橫斷任中彎另起詳其立石在  
宋建炎四年則所臨是宋以前榻本而墨痕所掩已如此矣  
今以此本驗之信是連下而原有闕痕耳然此一條猶非極  
有闕係者前幅云佛道崇虛此崇字即蘭亭叙崇山字也山  
頭之下以之上橫列三小點然後中加大點無論定武本褚  
臨本皆同惟是褚臨本支系蕃衍又兼後人屢有翻撫今之  
重摹褚本山下竟無此橫列三小點矣而却尚空有一分許  
之黑地試問若非原有三點則山下以之上無端空至分許是  
何故哉惟定武善本三點具存如刻刻燬燬而褚臨則雖極  
精之舊本亦止見右邊一點有似於橫掠者其左二點則雖  
極舊之字拓亦皆不可見矣今以此懷仁集聖教崇字驗之  
實是如此其左二點或是原墨沾上石時太輕微致久而掩  
昧缺要之其右一點則分明具在也而聖教舊拓亦多為用  
墨所掩獨此一本崇字山下右點極為明白誠是褚臨蘭亭

之息壤矣又此崇字山頭三直是先左挑一筆開局甚寬然後作中間一直此中間一直之末尖却是向左微有感起之勢而右末小直斜注而下以見疎密迴合之章法定武本神致渾淪其緒難尋其實定武本六是如惟諸本此山頭三直最為可辨而後末翻本盡失之獨懷仁集聖教具此微妙而後末拓本又盡失之惟此宋拓精本乃庶幾得之此一字真至寶也故特拈出之以見宗榻聖教善本之可貴如此甲子秋八月十二日方綱識

又論聖教序原石  
晉右字口內已微泐北宗完好

潛寒形潛兩潛字下日末小橫俱長出小直外為原石  
故知知字之口北宗尚好

佛道崇虛道字上二點有石子斷痕崇字山下必有右小橫  
乃為原石的據

大教之興真教難仰受真教於上賢聖教歟而洎全四教字  
下字皆作破筆是為原石如完好為北宗不特辨與字不  
泐已也  
羣生羣有兩羣字下直俱破筆為原石

紛亂二字南宗已殘若完好九分者為北宋可寶  
丹木木字收筆北宋未泐

聖慈兩被聖慈字南宗必泐完者北宋可寶  
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何以二字已殘且泐痕上連緣左

多南宗已然北宗則否  
深以為愧深字左上有重點前人以為複啄筆是原石

三日內出此字南宗僅存下半一小橫若泐六分完好者為  
北宗整字未泐者董香光時已云未泐寫目

右論聖教證據尚不獨此然持此以辨斯過半矣如遇佳本  
一、悉合者更須細看有無割補於日光辨其是否否有填筆  
至於神氣完缺又須論筆墨優劣補法濃淡不能預定也高  
明以為然否

按章漢先生所見北宋拓本尚在郭氏屢氏之前所論有一  
二條尚不盡合總之辨古拓固須考前人之說以為印證也  
須獨具隻眼不可恣法也

唐歐陽通道因法師碑

明拓本

瓶麓齋舊藏

蘭臺書承家法瘦硬通神相傳一道因碑而舊拓殊少此冊  
堵墨精湛字畫完好洵佳本也帖裝三十開每八行行十字  
末頁五行附裝顏魯公華岳題名記七開又半每四行三  
字則國初拓本也兩帖中均有竟古所藏金石印  
嘉慶元年秋七月鏡古購得古捐顏魯公華嶽廟題名小歐  
陽道因碑數本見示皆先君子題簽曰知素為族兄所藏三  
十年前余常見之先君子手臨如新而見背已十年矣覽之  
泫然零涕書此以誌今昔之感云 鈇搗李東琪 以搗  
予於乙巳初秋在濟甯市上河漢碑并此帖及二王楷書共  
二十三種皆劉鏡古藏本鏡古與小松鉄橋並嗜金石精鑒  
賞故所藏碑版多舊拓可觀 咸豐二年冬十月十九日楊  
炳春燈下書 鈇 識

唐李邕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明拓本

是碑下半多剝泐拓碑者注遺之相傳夫人實氏未泐者  
為明拓佳本若精慮衆說未損者尤舊并序序字未改文字  
者則字本此冊文字涂去精慮四字泐而尚存實氏二字分  
明且帝墨清潤筆意具見明拓中致佳本也帖裝十七開有



半每八行行七字首頁上有春寬程氏家藏二印末頁上有震佑印信春寬知友金石書畫印多口印四印

北海書法寶開吳興惟其用筆多散側之勢故姿態絕勝完不能與歐褚顏柳並駕齊驅可見作書楷字極難楷法乎心尤難醴泉多寶諸碑真百世師也此碑石理不堅後拓多泐故此拓已有之皆用墨潤幸未描摹失真耳

唐顏魯公多寶塔碑 明拓本

此碑以鑿字未泐者為宗拓然所見字拓醴泉銘不下十本多寶塔則絕無僅有藏于京師見崇兩輪中丞所藏舊本帝墨潤暗雖鋒穎較銳而氣味殊薄且不免描摹之迹未為精本淡潤春湖先生藏本用石印印出亟瞬歸校勸上覺字畫不斂少雄厚之氣忍原碑已為裝手裝裱失神矣至殷述齋先生再藏字本外第曾見之德、尚有方格線者早為祝融收去只可作為海上三神山矣此本先大夫在湖中所得拓法精到神采畢露裱手尤佳字畫一絲不走雖鑿字泐有三分未為宗拓平生所見未有勝于此者估裝廿三開零一行每開十行行九字尚有一不全本克嗣其業克字口內尚

未泐當在此本之先然搨手裝手均不逮此矣  
此本中成得於閩中確是明時舊拓乙亥北選與舊藏本證  
之均係近時不多見品也嘉平十二日汗生誌

唐顏魯公小字麻姑仙壇記 宋拓本 瓶麓齋舊藏

此小字整本計石高九寸一分潤一尺二寸六分共三十五  
行行二十六字字如指頂大題曰有唐撫州南城縣麻姑山  
仙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麻姑山仙壇五字已泐尚可辨二行  
姑字泐葛仙傳云王字六字微泐三行數字泐四五行首一  
字皆泐六行神也言微泐餘雖少泐十餘字均不甚重字極  
端嚴用筆与小字本頗異且真卿字以有六不常見豈書  
千祿書後書耶帖首石鼓研齋希世金石二印宋吳江楊氏  
金石慶唐二印龍石先生簽題曰顏平原麻姑仙壇記宋拓  
本後係一跋  
顏平原書麻姑仙壇記傳世有六字本小字本南城原刻本  
明章田重刻本此本字較南城本為大論碑帖者亦鮮有及  
之唯孫北海庚子銷夏記載一種謂字如指頂大者即此是

也乙巳重九前二日偶書子翁<sub>子翁</sub>如指頂筆，帶有餘意魯公最

得意書也。不知何時毀壞，世無見者。余收此本，得之故恭順

家宗以前拓者，墨精好，家所秘惜。至行世，蛇頭小書，乃慶歷

中人偽書，載金石錄。而今舉世奉為楷模，誤矣。杭州姜道思

有宗拓大觀第九本，帖予家。正少此，乃持以捐仙壇。本去今

所觀者，乃忠義堂中本耳。庚子銷夏記。按陸放翁云：魯公麻姑壇記，東坡先生徑藏，記皆有大小字小

字，而本蓋用羊埭子峴山故事，千載後，陵谷變遷，尚冀其一

存耳。據此，則小字本亦魯公書。趙氏之說，未可盡信也。此

余集跋庚子銷夏記語。丁未夏六月初四日燈下，揮汗錄二跋於帖尾。漱芸<sub>漱芸</sub>

大字麻姑壇記，余一見之於歙縣程木庵家。其字大小如家

廟碑，此則小字本也。余跋似以此本當大字本，蛇頭本為小

字本。想未見大字本，故有此傳誤耳。漱芸又記。初以此帖為忠義堂本，及對勘，乃非也。然昔人謂顏出於褚

觀此帖，信不虛。且拓手甚精，措墨並舊，雖不知為何刻，而在

今日，却未見有第二本可寶也。吾友振甫藏此，有年，今乃示

觀書此以志眼福咸豐初元辛亥道州何慶涵識

唐顏魯公小字麻姑仙壇記 宋拓本

此本与前一本措墨皆同惟翦裝六開每十二行：十三字乃原石一行作兩行未頁空二行共得七十行石泐之處与

前本亦無異當時滿脫者也

此仙壇記小字真本也其石與大字原刻在宋末已不存故

拓本傳世絕少家藏一未割碎本祕諸枕面未嘗輕以示人

今秋殿肆骨董客有泛山右歸者携得此本持以求售以舊

藏本對勘纖悉符合措墨皆同因購得之以授伯英珍藏庶

我兩家同結此翰墨古緣同治辛未冬十月振甫麟識於石

鼓硯齋

麟識